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卷四

德清俞樾

毛詩下

維周之楨

文王篇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曰楨幹也箋云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愚按僞古文費誓篇峙乃楨幹正義曰峙具楨幹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幹謂當牆兩邊者也是楨幹爲用雖同而用之各異不得卽以楨當幹乃傳既訓楨爲幹而箋卽以幹事說之是詩人苟且趁韻也傳箋恐皆失之楨當爲

禎維清篇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曰禎祥也與此正同
唐石經維清篇禎字初刻楨後改禎蓋二字同聲通用
石經初刻亦必有所本是即文王篇楨當爲禎之證乃
維清篇釋文作禛正義本亦作禛云定本集注作禎然
以韻讀之自以作禎爲是也

曰嬪于京

大明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曰
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正義曰箋易傳者
以言于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上篇述文王受
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

即以其居爲京師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愚按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用尙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文法毛傳泛訓爲大未得其旨鄭以爲地名得之而亦未能實指其所在愚謂京地在豳公劉篇云逝彼南岡乃覯于京即其地也葢豳爲大名京是豳國之地小別名公劉遷豳實則居京其下云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此公劉居京之證也京爲地名公劉居之歸者日衆居者日多於是又有京師之名毛傳曰是京乃

大衆所安居之也鄭箋亦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正義曰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竊謂鄭孔固不免後世之見毛公亦然何也公劉遷豳在夏中葉其時之京乃西戎一邑之地非天子所居並不名京何有京師公劉居京因其故名觀以衆義謂之京師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然在周人實爲發祥之地故雖邦邑屢遷而京名未改思齊稱京室之婦京室猶周室也可知在當日周人稱周亦稱京周京並稱猶之殷商矣及其後定有天下之號曰周而京之名仍不廢故周天子所居謂之京亦稱京師而

諸侯不得稱矣亦猶皋門應門初由太王偶爾命名遂爲天子之制也毛傳曰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是不許太王有皋門應門之名亦猶不許公劉有京師之號固哉高叟矣

文王初載

大明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曰載識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愚按訓初載爲初識於文未安初載實止一義初始也載亦始也載見篇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載與哉通文王篇陳錫哉周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國語周語引作陳錫載周然則初載即初哉

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初哉卽此詩之初載二字一義猶權輿篇之權輿亦一義也正義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是文王初年大姒卽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文王嘉止

大明篇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傳曰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愚按此箋之義非是昏姻必由父母之命其時王季尚在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豈得自專孫毓所譏洵無可解

且上云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言文王之生也此云大邦有子言大姒之生也文王嘉止與大邦有子義不相屬箋加曰字以此句爲文王之語失之迂曲矣上云文王初載愚謂初載猶始也謂文王初生之時也此云文王嘉止嘉讀爲假假樂篇假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此嘉止之嘉當爲假猶彼假樂之假當爲嘉也方言云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鄭之閒謂之假然則文王假止乃周人之方言謂文王旣生日益壯大蓋是文王實覃實訏之時而大姒即於是年生故云大邦有子也

俔天之妹

大明篇大邦有子俔天之妹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愚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愚嘗別爲之說見羣經平議今愚旣謂之妹必當有義上文正義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大姒之小於文王槪一二歲但文王十三生子大姒若小一二歲則十一二歲之童女恐未能生子也上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又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以愚前說證之疑大姒與文王同歲生但月日稍後耳以月日論文王兄大姒妹也故曰俔天之妹桑柔篇倬彼昊天傳曰昊天斥王者也瞻卬以下諸篇皆以

天斥王者是則王亦可稱天故云譬猶天之女弟也

左右奉璋

棫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曰半圭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愚按毛傳簡略未詳其說鄭以璋瓚說之則非也祭祀之禮君以圭瓚祼后夫人以璋瓚亞祼祭統篇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夫夫人有故大宗攝祼此是禮之變者記禮者何不言其常而言其變乎祭統之文疑有闕誤說詳禮記鄭以說此詩明知王祼不用璋瓚乃云王祼以圭瓚諸

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既云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則當云左右奉圭矣而經言奉璋不言奉圭乃曰亞祼以璋瓚沒后夫人之文而附之王祼之下是謂亞祼亦王矣豈可通乎今按考工記玉人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靑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注曰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玉人所言正可以說此詩下章云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正合天子巡守之義所

過山川不一處秩璋者亦不一人故曰左右秩璋又曰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即所謂宗祝以前馬者也鄭必以
此章爲宗廟之祭故失其解

串夷載路

皇矣篇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箋
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瘠也愚按此經串夷字
正義本作患故云鄭以詩本爲患宋微序曰西有混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今以詩
義求之毛傳皆本爾雅白是塙詁但習常載大語不可
曉鄭所據本是患字患中國之夷即爲混夷意旣迂曲

且帝遷明德之下天立厥配之上忽及混夷亦殊不倫疑皆非也此串字當讀爲灌據鄭本作患說文心部患從心上貫吅吅亦聲是患本從吅得聲灌從水雚聲雚從雈吅聲則患與灌並從吅得聲之字例得通用灌卽上文其灌其栵之灌疑上文作灌此文從省但存其聲作吅後人讀吅爲況袁切與灌音稍遠乃變其字作毌說文毌部毌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今作串者卽毌之變體也橫作之爲毌豎作之卽中鄭本又加心作患耳上云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此承上

而言止文有六歷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止承灌字而言亦猶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下云維其有之專承右之而言如壎如篪如圭如璋如取如攜而下云攜無曰益專承如攜而言也串讀為灌於是此句之義可明夷者平也戴者成也皆恆訓也言灌木平夷而成道路也上文作之屏之八句無此一句則無歸宿矣或疑阪篇攜無曰益正義云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疑當作最處末故乘而反之然則此經宜承最末拓字而言乃承中間灌字而言何也曰上文六字本分兩類菑者木立死也翳者自斃也灌者叢生也此三

字為一類柄也桯也楛也槩也柘也則皆木名也承灌字而言則其甾其翳皆足以包之若承最末柘字而言則木不一本豈獨柘木宜乎乎灌夷載路其義可通柘夷載路其義不可通亦猶攜無曰益其義可通若作璋無曰益則其義不可通矣字有虛實義有可通不可通詩人之辭固甚精矣

誕先登于岸

皇矣篇誕先登于岸傳曰岸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思按毛訓岸為高位其義似淺鄭訓岸為訟正義引宜岸宜獄為

證然小宛篇釋文曰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
廷曰獄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楊倞注曰獄
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亦善守故謂之犴是小宛之岸
本是叚字即謂此經亦犴之叚字然獄犴連文與獄訟
不同犴可訓獄不可訓訟且犴是鄉亭之獄豈帝謂文
王僅使治鄉亭之小訟乎鄭義非也此岸字乃厈之叚
字說文厂部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籒文從干作
厈誕先登于岸者帝命文王以遷居也周自公劉居豳
大王遷岐緜之篇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
厓沮漆水側也其下曰周原膴膴傳曰周原沮漆之閒

也是岐在沮漆閒其地形固不甚高文王初年居程周書大匡篇曰惟周王宅程三年是也又遷於豐其屢次遷居者殆因故地卑下別求高爽之地故此詩托天意以言之其下云度其鮮原卽先登于岸也

繼伐

文王有聲篇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愚按此詩並不言征伐之事雖有既伐于豐一句然此句爲下句作邑于豐張本非所重也序何爲以繼伐言之乎伐字非征伐之伐乃功伐之伐序既云繼伐又申之

曰卒其伐功明以功字釋伐字盡此序三句非一人之辭以功字足成伐字卽訓詁之體也鄭君未見及此以征伐說之誤矣

先生如達

生民篇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曰達生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羊子之生言易也愚按毛訓達爲生則先生如生義不可通鄭訓羊子說文羊部羍小羊也從羊大聲則以達爲羍之叚字然畜類之生無不易者非獨羊爲然如鄭義則豕之子豬牛之子犢何一不可以爲比乎臧玉林經義襍記云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羍七月生

烝也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此實臆說上文旣云誕彌厥月則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者信矣豈得云七月生乎疑達當讀爲忲葢忲從大聲而達或體作达亦從大聲故得通用禮記表記篇以本忲於鬼神虛無之事正義曰忲串也習也先生如忲者言首生之子而如習貫然也正義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說甚得經意今讀達爲忲謂先生如習貫者卽疏意也

洗爵奠斝

行葦篇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

斝周曰爵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愚按尊之而用先
代之爵於禮無徵郊特牲篇斝角詔妥尸正義疑非
周禮至此經則引禮運篇醆斝及尸君非禮也而說之
曰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此說殊誤禮運所
云謂諸侯不得備先代之禮惟二王之後及魯得用之
故以醆斝及尸君爲非禮謂之僭君鄭注曰僭禮之君
也而此疏乃云大夫用之爲僭與禮運不合恐未足以
說此詩也此詩序云內睦九族外養老乞言然則洗爵
奠斝當是養老之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周人養

老備三代之禮曰洗爵周制也曰奠斝殷制也其實夏
之醆亦當用之文不具耳
下章敦弓既堅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曰敦
音彫正義曰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
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
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惟言用漆不
言畫文不具耳愚按考工記說弓制甚詳不言畫然則
畫弓非周制孟子萬章篇琴朕弤朕趙注曰弤彫弓也
天子曰彫弓是彫弓爲虞制此詩敦弓即彫弓亦即弤
也周人養老兼用有虞氏燕禮故得用敦弓弓用敦與

尉用字皆周人修而兼用之證

爾殽既將

既醉篇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傳曰將行也恩按廣雅釋詁將美也此詩將字疑當訓美爾殽既將言其殽之美也猶鳧鷖篇爾殽既馨爾殽既嘉矣

皇澗過澗

公劉篇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曰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其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鄉也謂開戶鄉之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鄉

之愚按一國之眾而皆聚此兩澗之傍國太小矣且民居無定豈能使皆南鄉開戶乎傳說疑非也皇澗過澗既不能實知其所在疑非澗水之定名古人行水必取曲勢考工記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皇澗過澗當即用此法皇澗者直行之澗也過澗者折行之澗也直行之澗何以謂之皇爾雅釋言皇正也正即直也故直行曰皇澗折行之澗何以謂之過過猶咼也說文口部咼口戾不正也直者正折者不正矣故折行曰過澗實則咼澗也凡澗之直行者皆謂

之皇淵臯淵非一淵也凡淵之折行者皆謂之過淵過淵亦非一淵也豳國之民大率居淵旁者居多或夾之或遡之初無一定而云夾其皇淵遡其過淵者舉南鄉以為例亦猶溝洫之法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據南畝而圖之也

泂酌彼行潦

泂酌篇泂酌彼行潦傳曰泂遠也愚按泂遠因本雅訓然泂無遠義訓泂為遠者借泂為迥耳泂迥聲近義通但行潦之水何必遠酌均是潦水遠近有何別乎泂當讀為絅說文糸部絅急引也蓋行潦之水停之則激急

引而酌之則泥滓必與之俱極言其不清絜也然而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此鄭所謂人不易物惟德緊物也

似先公酋矣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傳曰似嗣也酋終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正義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愚按周有先王又有先公若如此說則先王先公無別矣箋說非也此先公蓋謂周公論衡氣壽篇曰召公至康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是詩之作必在周公既沒之後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

義曰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葢周公既沒欲成王求賢以嗣周公之功而終之故曰似先公酋矣周書祭公篇序曰周公既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其書有云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然則卷阿之詩追念周公亦此意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注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召穆公之意其即召康公之意乎

以爲民逑

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傳曰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愚按以爲民聚義不可通逑當爲捄廣雅釋詁捄法也以爲民逑者以爲民法也猶云維民之則也長發篇受小球大球王氏經義述聞引廣雅說之謂球卽捄之叚字此詩叚逑爲捄猶彼叚球爲捄矣

俾民憂泄

民勞篇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曰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愚按憂泄與寇虐惛怓醜厲宏大等字一例皆二字平列傳箋之義非也憂當爲優優之言優優也泄之言泄泄也爾雅釋言優優和也隱元年左傳其樂也

泄泄杜注曰泄泄和樂也俾民憂泄者俾民優優泄泄乃和樂之意也據說文憂愁字本作𢝊其作憂者和之行也然則此經作憂正優優之本字矣

价人維藩

板篇价人維藩傳曰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愿按毛訓价爲善則朝廷之上所用宜皆善人豈獨爲藩而已又訓藩爲屏與下大邦維屏句複恐不可從鄭以价人爲被甲之人而又以爲卿士掌軍事者卿士掌軍事豈可卽以爲被甲之人乎亦非塙詁也釋文云价音界鄭作介疑此經當從鄭作

介而讀爲界思文篇無此疆爾界釋文本作介魏都賦注引薛君云介界也是韓詩讀介爲界也介人言守疆界之人周禮夏官有掌疆中士八人注曰疆界也此界人其即掌疆之官乎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二句由小而大界人不過疆吏而已故曰維藩以藩籬喻之也大師則天子之六師大司馬所掌者故曰維垣以垣墉喻之也下云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此二句由外而內大邦謂大國諸侯也大宗謂世家大族也鄭訓大宗爲王之同姓之適子非是周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古封建與世祿相表裏大邦維屏封建之

效也大宗維翰世祿之效也大邦與大宗外內維持而王室固於磐石矣因价人而並及之朱集傳訓大宗爲強族已得之矣

無背無側無陪無卿

蕩篇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背無臣側無人也又曰無陪貳也無卿士也愚按無臣無人不知毛意如何分別無陪貳無卿士亦望文生訓耳疑卿字當作鄉鄉與卿古音相近字形又相似易以致誤禮記冠義篇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曰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鄉字無人不識必爲音者恐

其誤作卿字也此經無背無側無倍無鄉以前後左右言也鄉猶向也曲禮篇席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並作鄉不作向古書多如此也陪通作倍周髀算經倍正南方注曰倍猶背也上句云無背此句云無倍變文以成辭古書亦多如此也禮記文王世子篇設四輔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大戴記保傅篇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名有異而前

後左右四人則同無背無陪是丞之職廢也無側是輔弼之職廢也無鄉是疑之職廢也左右以一側字該之一後字以背倍分言之屬辭之妄無關義理

內奰于中國

蕩篇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傳曰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箋云此言時人忕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愚按傳訓奰爲怒而箋申說之但不知怒者殷紂歟抑時人歟竊謂內怒於中國殊不成義傳義恐非奰當讀爲瘓說文疒部瘓滿也從疒奰聲是其字也此承上文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而言謂其亂如此

而何由之不已以至滿於中國而覃及鬼方也

衛武公刺厲王

抑篇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愚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二年上距共和元年三十年則去厲王遠矣國語又稱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以自警卽此詩也是此詩爲武公晚年所作其去厲王更遠疑不得爲刺厲王之詩正義以爲追刺考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武公之詩不可考始以百歲論則九十五歲時亦享國五十年矣再加三十年則八十年武公何必追取八十年前之厲王而刺之乎據年表武

公三十二年周幽王元年也至四十二年幽王爲犬戎所殺疑詩爲刺幽王而作詩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箋云童羊譬王后也童羊之譬其斥褒姒乎褒姒本由童女感龍漦而生事涉妖異故以彼童而角譬之然則此詩之刺幽而非刺厲無疑矣幽王三年取褒姒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是詩之作必在取褒姒之後見殺之前即作於幽王見殺之年而是年已九十五至五十五年而䰰其壽一百八歲矣斥王爲小子其老可知若追刺厲王不當以小子稱之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序云刺幽王而鄭改爲刺厲王然究無塙證若此詩之刺厲王當

爲刺幽王則史記年表具在信而有徵矣

民靡有黎

桑柔篇民靡有黎傳曰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愚按訓齊訓不齊義均未安黎當讀爲麗尚書禹貢篇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纚黎之通作麗猶黎之通作纚也禮記少儀篇注刲離之釋文出犂之曰本又作離離與麗通犂可爲離故黎亦可爲麗此承上文靡國不泯而言蓋國既泯滅則民無所附麗故曰民靡有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黎者衆也然雲漢篇周餘黎民可訓爲衆此篇民靡有黎若訓爲衆則民靡有衆亦爲

靡有孑遺

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傳云孑然遺失也正義曰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阮校勘記曰此傳本云無孑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總說靡有孑遺也定本集注非是愚謂阮說非也無孑然遺失則周之黎民繫庶如前矣不與詩意反乎如果傳有無字當云無孑然遺存也力合詩意今作遺失則孑然上不應有無字矣定本集注是也惟孑字之意毛以孑然

說之正義因謂是孤獨之貌竊謂未得孑然乃形況之辭靡有孑然遺文義未安說文了部孑無右臂也孓無左臂也此孑字正用其本訓葢極言之猶云不但無一人並無半人也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辭所謂文者即謂此孑字也

申伯

崧高篇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箋云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

此時得進爲侯愚按申伯若於此時進爵爲侯詩人必
後言之今無其文則進爵之說未必然也申伯疑本是
侯爵稱爲申伯者正以其爲牧伯故尊之也若然則僖
二十八年左傳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何以仍
稱晉侯不稱晉伯曰史家紀載之文與詩人詠歌之體
不同記載必書其實爵詠歌可恭以尊稱哀十三年傳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是晉人方以伯自矜使當時有
人作詩安知不稱爲晉伯乎
史記衞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
命爲衞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

已爲侯也比子康伯卽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卽降爲伯也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

按此可爲申侯稱申伯之證

烝民篇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愚謂樊侯非非爵也蓋襄篇泂酌且侯傳曰侯君也此云樊侯猶云樊君耳凡歌詠之辭與傳注之文不得以史家紀載之法繩之故申伯

不必伯爵樊侯不必侯爵

三事就緒

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愚按傳箋之說皆無塙據其實三事即在本詩王命皇父先使治兵於京師然後使之伐淮夷征徐國蓋宣王承厲王之亂師政必多廢弛故先治兵而後出師其名篇以常武序釋其義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可知其治兵非旦夕之事矣首章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言治兵之後然後南征也次章戒我

師旅謂治兵也此一事也曰率彼淮浦謂伐淮夷也此二事也曰省此徐土謂征徐國也此三事也故總之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當日之事不可考意王命皇父爲將而又命程伯休父左右之實以治兵爲先務後世如齊桓公得國管仲爲之謀作內政寄軍令數年而後有成晉文公入國欲用其民子犯皆以爲未可至大蒐示禮作執秩以正其官而後其民可用皆非苟且旦夕之間所能辦也故以治兵爲第一事而伐淮夷征徐國皆其後之事也

曾孫驥之

維天之命篇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曰成王能厚行之也釋文作厚之也云一本作能厚行之也或作能厚成之也愚按各本雖不同而皆訓篤爲厚曾孫厚之謂殊未足於是或加行字或加成字究未知誰得毛意竊謂皆非也說文馬部篤馬行頓遲是篤字本義謂馬行遲鈍頓卽鈍也而經傳未見此訓皆訓爲厚實非本義此經當以本義說之言雖遲鈍而不敢不行故曰曾孫篤之猶云勉强而行之也

象舞

維淸篇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愚按

武篇序曰奏大武也其詩有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之句
明言其有武功此詩自維清緝熙至維周之楨五句一
十八字無一字言武功而鄭乃謂象用兵刺伐何也竊
謂文王雖非不足於武而以文爲重故謚曰文武王雖
非不足於文而以武爲重故謚曰武禮記祭法篇云文
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此定論也武王爲父制此舞何
不象其重者而象其輕者乎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
箾南籥者杜注曰皆文王之樂夫籥舞則文舞非武舞
矣卻從杜注以箾爲舞者所執而正義謂籥是文舞箾
是武舞然則此舞有武有文豈得專取象於用兵之刺

伐平

成王

昊天有成命篇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愚按成王為成此王功固自古相傳之師說矣然國語載叔向說是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則成王為周之

成王無疑韋注曰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若然當云是道文武之德不當云是道成王之德也又云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此成字乃釋昊天有成命之成與上文夫道成命者句相應非成王不敢康之成也孔穎達引其文入此處乃增一王字於句末云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此則成王乃詩人撰造之語非周成王矣但國語原書具在實無此王字孔氏所據本誤邪抑臆加邪夫毛公之說古矣然不能古於叔向舍叔向而從毛公竊所未安鄭賈唐之說更無論矣然則此詩將從後儒謂成王以後之詩

乎是又不然尚書酒誥篇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愚謂馬意以爲錄書所加然則畢命何不加康字呂命何不加穆字文侯之命何不加康字乎俗儒三說當以第二說爲信正以其能成文武之德故生號之曰成王及其沒也遂以爲謚古人固有生而立號者史記殷本紀曰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卽其例

矣此篇及噫嘻篇之成王皆可以此說之

克昌厥後

雝篇克昌厥後正義曰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愚謂正義說非也諸頌詞意宏深非聖賢不能作國語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非四海之人所作也即謂四海之人所作然采得之後藏之太史乎抑歌之廟中乎藏之太史則詩書不諱固無嫌矣若必歌之廟中豈容不諱乎今按釋文曰克昌如字或

云文王名此締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克反此說是也克昌之昌在詩人本意乃是倡導之倡而非昌盛之昌倡導字據說文應作唱而經典相承作倡蘀兮篇倡予和女是也又或通作昌周禮樂師遂倡之故書作昌是也此蓋後人傳寫之異所謂臨文不諱者在詩人當日正用唱字或用倡字與文王之名判然兩字嫌名不諱又何嫌乎序云雝禘大祖也尊文王爲大祖故以克倡厥後頌之國語吳語注曰發始爲倡是其義矣

噫嘻篇駿發爾私犯武王之諱愚按亦非此發字也鄭

箋訓發爲伐實則發卽伐之叚字考工記匠人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此本字也騤發爾私在詩入本用伐字不料後人以同聲之發字易之遂使詩人獲犯諱之咎矣宋制於嫌名皆避之太祖諱則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做此庶幾免於此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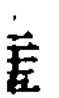
靈星

絲衣序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曰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

有此耳愚按此說是也靈星實即龍星靈當作龗說文龍部龗龍也從龍霝聲即此字也其字繁重古書皆以靈爲之遂使說文正篆經傳無見愚謂此經靈星周禮靈鼓皆當作龗

般樂也

般篇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出般樂也三字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是正義本祀四嶽河海也下有般樂也三字集注本同之釋文本以此三字爲鄭注定本同



之此三字或有或無或序或注未能縣斷愚則斷之曰衍文也後人見桓篇序云桓武志也賚篇序云賚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而般序獨無之因妄沾此三字耳何以知非序文所有也蓋桓篇賚篇所説名篇之義皆與詩義相當而此樂字則不合詩義自於皇時周至時周之命七句並無樂意何得訓般爲樂且以巡守爲樂是周穆王之車馬隋煬帝之錦帆矣非可爲訓也經不言樂序不應訓樂故知非序文鄭箋自皇君喬高至受天命而王也無一樂字故知非鄭注是當爲衍文矣然則般之名篇何義方言曰般大也詩云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命可謂大矣或取此義耶

允猶翕河

般篇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箋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愚按鄭訓允猶爲信案山川之圖殊爲迂曲且山川之圖河亦在焉何以翕河之文退在允猶之下正義曲爲之說於義難通若允猶屬上爲義則翕河二字孤縣矣箋說不可從也允者語詞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王氏歷

引懷允不忘幽居允荒允王維后允文文王等句以證允字之爲語詞而不及此句蓋於此句未解也猶與由通莊二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是也允猶翕河者由翕河也上句墮山喬嶽承陟其高山而言山嶽皆可言陟河則不可言陟故別言之曰由謂經由其地也

又按箋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然則古人祭河止就其同爲逆河之處而祭之於此知漢人求河源非古人事也不勤遠畧即此見矣

思無疆

駉篇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愚按伯禽之法自有其大者思及於馬小矣人存政舉百廢俱興馬自繁庶不必注意於馬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思乃發語詞引思變季女逝兮思皇多士思齊大任思媚周姜諸句爲證魯頌泮水篇思樂泮水亦以爲語詞而此篇八思字則以思無邪一句論語引之故不敢以爲語詞今按論語集解引包氏但曰歸於正並不及思字正義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亦不及思字疑論語家舊說不用思字爲說也

皇侃義疏引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
思邪邪去則合於正此晉人淸談未必其爲古義矣竊
謂此篇八思字皆語詞並承上句而言首章曰以車彭
彭此彭彭之車無有疆者斯馬之臧也故曰思無疆思
馬斯臧次章曰以車伾伾此伾伾之車無有期者斯馬
之才也故曰思無期思馬斯才三章曰以車繹繹此繹
繹之車無有斁者斯馬之作也故曰思無斁思馬斯作
四章曰以車祛祛此祛祛之車無有邪者斯馬之徂也
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但言馬而僖公遵周公之法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序之所言諸善自見不必

注意於馬之一物也

又按思無疆爲無有竟已箋已釋之矣思無期則傳箋均無説愚謂期極也字亦作朞荀子王霸篇曰欲朞色耳欲朞聲楊注曰朞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多用朞字爲窮極之義乃詩詁也思無斁箋云斁厭也愚謂斁敗也尚書洪範篇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字本作殬説文殬敗也此謂車行繹繹然不敗績也思無邪謂車行正路卽孟子所謂範我馳驅也思馬斯作箋義爲長思馬斯徂傳箋並是

克咸厥功

閟宮篇克咸厥功句不入韻至下句王曰叔父始有韻

然克咸厥功與王曰叔父文不相貫讀之殊有未安後

人遂有讀功字爲居古反以叶韻者然徧考古書功字

從無居古反之音未足據也疑此句與上句傳寫誤倒

當作克咸厥功敦商之旅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是鄭

所據本已如今本然鄭於此兩句下作箋而王曰叔父

合下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四句作

箋則克咸厥功與王曰叔父不連讀而克咸厥功四字

孤縣於上遂若無韻然者督須原文必不如是

又按居古反之音誠於古無徵然我之訓女屢見於詩

戎女一聲之轉也戎可轉爲女功不可與女韻乎常棣篇烝也無戎與外禦其侮爲韻是東冬部可轉入尤幽部也豈不可轉入魚虞部乎然則居古反之音或亦可從未敢固執

王曰叔父

閟宮篇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愚按上文從姜嫄生后稷以至大王文武敘次皆有條理而未及周公一字也此乃驟接王曰叔父之句不太鶻突乎反復讀之此文蓋有錯簡第四章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九句當在此章王曰叔父之上自公車千乘至爲周室輔十四句爲第三章所謂公者周公也何以明之毛公舊讀自享以騂犧至眉壽無有害三十八句爲一章殊爲太長全經分章無有長如此者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然周頌不分章一章正是一篇耳其極長者載芟三十一句其最短者維清五句總謂之一章不得以此爲比也此有錯簡之證一也俾爾熾而昌八句與下文俾爾昌而熾八句相接熾而昌昌而熾其承接之迹顯然可見乃羼入公車千乘九句使文法之相接者不接此有錯簡之證二也公徒三萬句鄭箋曰大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
曰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謂此爲
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又曰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
明己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
則作之當書自文至襄復减爲二則舍亦當書僖公之
時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愚謂此紛紜之論
皆由誤以此章爲言僖公耳若知是王曰叔父以前之
錯簡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詠周公之事周公從上
公之制備三軍之數詩人所詠自非虛詞而魯國本無
三軍至襄十一年始作之於事亦合此有錯簡之證三

也孟子所引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二句一則曰周公方
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孟子長於詩不得誤信
公爲周公若謂斷章取義不得兩處皆同此有錯簡之
證四也有此四證輒更定閟宮章句如左
閟宮第一章閟宮有侐至纘禹之緒一十七句
第二章后稷之孫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一十二句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二句應乙轉作克咸厥功敦商之
旅說見前
第三章公車千乘至爲周室輔一十四句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第四章乃命魯公至孝孫有慶二十五句

第五章俾爾熾而昌至眉壽無有害十六句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艾

第六章泰山巖巖至魯侯是若一十六句

第七章天錫公純嘏至黃髮兒齒十句

第八章徂來之松至萬民是若十句

景員維河

元鳥箋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傳曰景大員均箋云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愚按毛義不詳不知河字作何解如鄭義作景云維何其說迂曲甚矣景宜從毛訓大員從鄭作云正月篇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旋謂旋繞也殷自仲丁自亳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皆在河北大河貫旋繞之故曰景云維

河上兩句言天下歸嚮此句言建都之地大河旋繞形勢最勝此殷所以長膺天命而百祿是何也其後盤庚因河患渡河南遷或亦殷之失計邪

昔在中葉

長發篇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傳曰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微故易傳也愚按鄭義非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上已極言之此何

必申言之乎且方言相土而即繼以允也天子降予卿士不幾以伊尹爲相土時人乎鄭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沾如許字方使上下四句聯貫成義詩人之辭可謂不違矣此詩當從毛傳但毛傳太簡述之者失其義正義曰毛以爲旣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此非毛義也夫苟以成湯之前爲言則無論言其盛言其衰而總與下二句不貫由未解中葉二字之義也毛訓葉爲世世有以父子相繼言者有以一身言者國策泰

策曰貧窮必以魏歿世事秦高注曰世身呂氏春秋用民篇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高注曰終一人之身爲世然則中葉猶中身無逸篇文王受命惟中身卽可說此詩中葉矣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指夏臺之囚而言也上文已言湯伐桀事至此欲言阿衡之功故又追遡未興之前夏臺拘囚之日也毛傳不明述者又失旨而此詩之義晦矣

又按允也天子句鄭所說迂曲於義未安愚謂天子謂紂也采薇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鄭云天

子殷王也出車篇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兩言天子並謂殷王夫文王以紂爲天子則湯初時亦以桀爲天子矣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枚傳云湯進於桀又云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曰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是湯始得伊尹以進於桀若桀用之湯不得而有之矣乃桀不用復以還湯則伊尹之得左右商王桀予之也曰信乎天子之以卿士予我此深喜之之詞也謂之卿士者蓋諸侯之國必有天子之命卿桀既不欲用伊尹以伊尹爲湯所進卽命之爲湯之卿故曰降予卿士亦紀其實也下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兩

賢字見天子使來爲卿士者卽天下後世所稱爲阿衡

者也而桀之不能用賢實爲失計亦隱然言外非拘牽

文義者所能見矣

茶香室經說卷五

德清俞樾

周禮上

掌次府史

周禮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按大宰下疏曰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惟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今按掌次亦府多於史又通核之則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乃言惟有天

府一官何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疑掌次等官皆上下互誤愚謂如今本則與賈疏不合其有誤固也然概謂上下互誤恐亦不然掌次與幕人相次幕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則掌次疑當作府四人史四人徒八十人益府史徒皆倍幕人也今作史二人者誤四為二耳鬱人與鬯人相次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疑鬱人亦當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益兩職同也今作府二人者誤一為二耳磬師與鍾師笙師鎛師相次鍾師笙師鎛師並云府二人史二人則磬師亦當云府二人史二人益四職同也今作府四人者

誤二爲四耳此三職府史之數皆可訂正惟司尊彝司几筵司服則無可依據未敢質言

女御

內司服女御二人鄭注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疏曰詔進衣服于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愚按此鄭義之謬者若然則是周公教王漁色也此與下縫人並有女御蓋卽次九嬪世婦下之女御也女御有八十一人其數既多不可閒居無事故擇二人

使主衣服屬之內司服又擇八人曉裁縫之事者屬之縫人此二八八八卽在八十一人之中非在八十一人之外也其職旣主衣服裁縫必有承應於王前者有此女御在則於承應爲便而其外所有女工也奚也可以自治其事而不至王前此周公爲王遠色之道也

祭祀以馭其神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疏曰下注云凡云馭者所以敺之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愚按王者敺民爲善則有之矣敺神爲善

未之聞也且祭祀所包者廣豈得專主社稷賈疏非也
鄭注於下文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始有內之於善之說
而此經無注然則鄭意此經八馭字與下八馭字異義
下云以八柄馭羣臣則下八馭字皆歐而之善之謂也
此云以八則治都鄙不言以八則馭都鄙則下八馭字
皆卽治字耳馭爲御古文詩思齊篇以御于家邦箋云
御治也祭祀以馭其神卽祭祀以治其神禮曰上治祖
禰尊尊也則宗廟之祭亦可得而治矣何必以社稷爲
說自此以下並同馭其官者治其官也馭其吏者治其
吏也若歐而之善則賦貢以馭其用刑賞以馭其威用

也威也豈可得而毆乎

生

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愚按內史亦言此八柄五曰殺六曰生生對殺言則生者不殺也蓋其人必先入於死而後王者得而生之鄉士職云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注曰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曰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遂士縣士並有若欲免之之文凡此皆王所生也鄭訓爲養之不得謂生之且不合內史生殺對言之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敘一生之一殺之此卽馭羣臣之大柄矣

七事者

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鄭注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愚按上文既明列其目則但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云云足矣不必更斥之曰七事者周禮全經亦無此例注曰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愚謂當從故書蓋此七事疏云皆是上六聯按上經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此經朝覲會同

賓客三事實止當彼經賓客一事則六聯止缺斂弛一
事下有治其施舍句則斂弛之事未始不存是此經與
上六聯相合也彼經於六聯下即繼之曰凡小事皆有
聯則此經云小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
其治訟正彼經所云凡小事皆有聯矣杜子春改讀爲
七事未見及此

又按此者字當讀爲則者與則一聲之轉凡書傳中用
何者字或作何則墨子尙賢篇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
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何則陵遲故也韓子顯學篇何
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凡言何則即何者也

此經本云小事則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小字爲杜子春改讀作七而則字又聲訛爲者其義愈失矣

禽獻

庖人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按上文賓客之禽獻鄭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愚謂庖人職三言禽獻古文當皆作禽獸杜子春以賓客之禽獸於義未安改讀爲獻固得之矣至此文凡令禽獸下文凡用禽獻則仍宜從古文作禽獸何也禽獻止以賓客言令禽獸用禽獸則所包者廣若亦作禽獻則亦專以賓客言矣鄭注凡令禽獻仍以賓客言而下文凡用

禽獻又謂是獻王文同義異可知其非據上文以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並不言禽獻故愚謂三禽獻字惟賓客當從杜讀餘則仍宜從古文作獸也

兩之參之

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曰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疏曰言兩者謂九竅與所眂爲兩兩與九藏爲參愚按鄭解參兩未明如疏義則淺甚矣兩之參之各就其所在而言九竅分陽竅七陰竅二故曰兩九藏以三部候之其詳見素問三部九候論上

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上部之三候也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此中部之三候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大陰也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下部之三候也是脈分上中下三部而每部又分天地人三候故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自來經生皆不讀醫書故於此等處均莫得其解惟素問之言亦疑有誤下三部旣爲足三陰則中三部當爲手三陰乃

以中部地爲手陽明或傳寫之誤乎

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曰正歲季冬〻愚按正字當從故書作政而從先鄭讀掌冰政爲句如鄭注正歲季冬則是夏正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但鄭注太宰職正月之吉曰周之正月夫正月既爲周之正月則從正月數至十二月亦必周之十二月矣豈有一經之中言正月則爲周言十二月則爲夏自亂其例者乎疏曰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月冰則堅厚此亦不然周十二月爲今十月冰雖未

厚容亦有氷且令者必先期令之使之絡續斬取若待建丑之月始出是令則無及矣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光緒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立春春已立矣何令斬氷乎月令孟冬之月水始氷夏之孟冬正周之十二月於始氷之時出斬氷之令乃事之宜也賈氏未見及此

周禮淩人十有二月令斬氷此建亥之月也紀其始也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氷氷以入此建丑之月也紀其終也兩經之義正不相妨耳

飾鹽

鹽人王之膳羞共飴鹽鄭注云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賈疏曰即石鹽是也按石鹽未知何物愚謂恬即甜字鹽之甜者其即今之糖霜乎唐書西域摩揭陀傳云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搾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疑鄭君所謂戎鹽即指此其法出於西戎古時已行於中國周衰德不及遠戎鹽不至及唐太宗時又遣使取其法耳宋王灼糖霜譜云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鼈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是也其後又爲石蜜廣志云

蔗餳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餳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似是今之沙糖不言作霜糖霜非古也獻謂楚辭以柘漿爲臑鼈炮羔之用必非僅飲其汁疑後世蔗餳古本有之但出南方蠻夷中故楚人得有之而三國時猶獻自交州也然但知爲餳未知爲滴糖霜之法又出自西戎周官謂之飴鹽而賈公彥謂之石鹽石鹽即石蜜以其形似鹽謂之石鹽以其味似蜜謂之石蜜耳王灼必謂糖霜非古亦疑唐太宗所取摩揭陀熬糖法猶非糖霜其說太泥夫鹽以鹵汁熬成

糖以蔗汁熬成其法一律如非霜不得名餚矣

凡王巾皆黼

幕人凡王巾皆黼鄭注曰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懸按書傳皆言周尚文不言周尚武巾亦非所以示武也周人九章之次八曰黼九曰黻王巾皆黼蓋巾之爲物其物微其用褻粉米以上諸章非所宜施故畫黼以次差之諸侯之巾其畫黻與鄭因黼作斧文疑爲尚武疏家因謂夏用黻商亦用黼近臆造矣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

副三公論道者愚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謂孤卿三公三孤固古說矣然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曰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又王制篇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鄭注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大國九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亦爲有

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可即而謀焉據鄭此注則知昏義所謂三公九卿即三公三孤六卿也而鄭君兩注皆以爲夏制是鄭君不言周有三孤矣考周禮一書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公而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或曰孤卿如此經孤卿有邦事之類或直曰孤如大宗伯孤執皮帛之類無言三孤者鄭注不以三孤爲周制可謂卓見而此注乃曰王之孤三人則於周

禮全書求之既無其文而與王制皆義兩注亦歧異矣竊謂公有三而孤止一何也蓋孤之職失考久矣王者建立六官使之各治其事而建立三公使之坐而論道六官之事皆有可稽考而三公論道則論之是非孰從而正之於是特置一官其名曰孤官秩雖卑於公而三公所論孤得以是非之可否之秩卑而權重也然則何不尊其秩於三公之上曰尊之於三公之上則三公有仰承其意旨而已是又啟權臣專柄之禍者也公之言共也道在乎博訪故公必三人孤之言獨也論衷乎壹是故孤止一人然則三孤之名何自生也蓋起於上公

之國之有三監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
國三人燕禮若有諸公鄭注曰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
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三監亦得稱孤三監則
三孤矣然鄭此注尙未盡得按典命曰公之孤四命鄭
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鄭意與先鄭同故謂
大國孤一人愚謂大國之孤實卽天子所使之三大夫
王朝大夫四命故公之孤亦四命也以四命之大夫監
九命之上公亦卽秩卑權重之意其在王朝則有三公
而設一孤以副之其在侯國則公一而已而設三孤以
監之所以然者侯國之孤卽侯國之公也是故天子之

國三公一孤諸公之國一公三孤儀禮爲侯國之制而
屢言諸公則孤非一人其不正言三者容有未備耳儀
禮屢言諸公而與命注乃言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又與
禮經不合矣至周之衰七雄並峙皆由侯國而稱王於
是王朝一孤之制不傳而侯國三孤之制盛行記禮者
因之有三公九卿之說合三孤六卿爲九也然尚未有
三孤之名大戴禮保傅篇有三少之名亦未名三孤班
氏百官表始言之後世遂奉爲古之定制鄭注三公九
卿見其與周禮不合不敢斥言爲秦漢以來之制乃疑
爲夏制曰似夏時也足知其說之依違矣

婦容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容謂婉娩愚按鄭注內則篇以婉爲言語娩爲容貌此又合婉娩爲一並屬婦容疑非塙詁容非容貌乃容儀也儀禮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鄭注曰容謂趨翔禮記祿記威容稱其服鄭注曰容威儀也可知容爲趨翔之威儀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是也古婦人於祭祀賓客喪紀皆有事焉非嫺習儀容則將隕越於下矣此婦容之教所以不容已也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

地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愚按二十肆當作五十肆字之誤也何以明之下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是自司稽至肆長以五肆二肆一肆爲差然則自胥師至司虣當以五十肆二十肆一十肆爲差故知胥師五十肆一人也五十誤爲二十則胥師與賈師無別非多寡之差矣

贏物

大司徒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鄭注曰贏物虎豹貔

貙之屬愚按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鄭注曰臝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以下文所言厚脣弇口等語證之其爲虎豹之屬無疑鄭注自塙至羽毛鱗介臝五蟲所謂臝者竟不知何種大戴記易本命篇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則倮蟲是人矣人則安有三百六十之種類乎高誘注呂氏春秋季夏紀易之云麒麟爲之長則又混於毛蟲鄭則一以虎豹淺毛之獸釋之此在月令何可通而於此經不可用也何也虎豹之屬自在山林未聞原隰之地而宜虎豹者也按易本命篇食水者善游能寒盧辯注云

魚鼈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淮南子
地形篇作食土者無心而慧高誘注亦云蚯蚓之屬唐
馬總意林引之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
無心而惠蚯蚓也竊疑月令季夏中央土其蟲倮當為
蚯蚓之屬蓋食土之蟲宜屬之中央土也史記封禪書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
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
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為瑞然則中央土其蟲倮為蚯蚓
之屬信而有證此經原隰宜羸物亦當以此說之此屬
固宜於原隰也其為物無毛無羽無鱗無介非羸物而

何大戴禮以入言姑存古義未可說經鄭注虎豹之說可以說考工記之五大獸未可說月令之五蟲及此經之五物也

十有二土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鄭注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慤按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初不言十二分野鄭注曰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是十二分野本與保章氏不合鄭姑借以說保章氏之星土耳豈可即以說此經之十有二土乎今按國語魯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注

曰九土九州之土也竊謂十有二土卽是九土蓋自舜分兾州爲幽州并州分靑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至夏商雖復爲九州然爾雅九州有幽營職方氏九州有幽并則舜時十二州之名固在故大判言之則爲九土析言之則有十二土也

十有二壤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鄭注曰壤亦土也變言耳愚按上言十有二土此言十有二壤必當有異義若謂壤亦土也何取而變其言乎今按管子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

蘴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尹知章注各有穀造何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然則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當卽此十二衰矣

生材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九曰生材鄭司農云生材謂斿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元謂生材養竹木者愚按斿民轉移執事不得謂生材先鄭說固非養竹木者已包於二曰樹藝之中後鄭說亦非也此生材葢天地間所生之

材乃自然之美利但須人力取之故亦列十有二職之
內如爾雅所謂醫無閭之珣玗琪華山之金石霍山之
珠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皆是也淮南子地形篇高者
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
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
此必古生材之遺法又云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清天
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
金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
歲生赤金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

須九百歲生白金元天六百歲生元砥元砥六百歲生元須元須元須六百歲生元金鑿鑿言之或亦非誕也

衆寡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又云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愚按經文言衆寡者多矣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又云老夫屋及其衆寡鄉師云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族師云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閭師云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凡言衆寡

者於義似安獨此經兩言衆寡則涉前後文並言衆寡
而誤帥其吏與其衆不當言衆寡各帥其衆亦不當言
衆寡皆衍字也鄭注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
斯曲說矣大詢衆庶之下無注疑鄭時此處猶未衍寡
字也賈疏述經文雖有寡字而略不及無多少之意疑
賈作疏時此處亦未衍述經有寡字者後人據已衍之
經文增益之耳

五人爲伍十人爲聯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
族八閭爲聯賈疏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又云五人爲

伍十人爲聯者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十家故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賈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愚按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是軍法非族師事也何必虛設此文乎且於族師職忽出五人爲伍二句文義不倫賈氏作疏猶不憚辭費曲爲之說鄭君作注何無一言乎疑此二句本作五比爲閭十比爲聯與上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下文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一氣貫注文義明白故鄭亦無注耳

雷鼓靈鼓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鄭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疏曰案韗人爲皐陶有晉鼓鼖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愚按鄭說恐未足據凡鼓兩面而考擊實止一面然則四面六面八面之鼓於義何施竊謂雷鼓靈鼓皆以畫績別之雷鼓畫雲雷文取象於天故以祭天神靈鼓之靈乃龗之叚字說文龍部龗龍也畫爲龍文龍者水物

故以祀地祇至路鼓則猶路寢路車之義取大名而已

求牛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元謂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愚按求福是非時之祭牧人云凡牲不繫者共奉之鄭注云謂非時而祭祀者則禱求用牛在牲不繫者之例不當授職人而芻之也賈疏以此破先鄭說當矣後鄭訓求爲終謂是繹祭義頗迂迴殆亦未是按禮記曲禮篇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鄭注曰索求得而用之疑求牛即索牛也索牛爲

大夫所用然曲禮正義曰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天子之祭亦容有臨時別求之牛故牛人供之曲禮正義又云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日數耳據此則索牛雖臨時擇取亦當求之十日以前故必使職人芻之也

凡任地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疏曰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又引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謂周禮據王畿公羊據諸侯邦國愚謂此未深思也周稅自國宅至甸稍縣都通率之適合十一之數何也園廛二十近郊十遠郊二十甸稍縣都十其數六十園廛稅一近郊稅一遠郊稅三甸稍縣都稅二其數七是爲六

十而稅七稍浮於十一然有國宅一分無稅則適是十而稅一矣公羊據其大數言之周禮以通率言之二者雖異而實同

百族爲主

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鄭注曰百族必容來去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愚按鄭君不解百族而引先鄭說於下其意蓋亦同之然以百族爲百姓失之泛矣愚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百族者各有其所有者也如三農之九穀園圃之草木嬪婦之絲枲臣妾之疏材各以其所有而至此謂百族蓋一市之貨所

從出也故謂之大市其以日昃爲期者鄭所謂必容來去也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然則此日昃大市乃神農氏以來相承之遺法

僞飾之禁

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先鄭於十有二不說其數鄭君引王制文而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賈疏釋之曰用器爲一兵車爲二布三帛四

姦色五五五穀六果實七水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鹽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然王制原文尙不止此錦文珠玉衣服飮食之類何以不及乎愚謂十有二者以一歲言歲十有二月月各有宜禁之物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均十有二成都古今記曰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雖後世偏隅之事未足以說經然每月必有所出之物則每月必有所禁之物其條目繁多隨時損益不可豫定故但以十有

二括之見一歲而須禁令者十有二耳

令野職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鄭注曰野職薪炭之屬愚按野牲言共而野職但言令於義未足疑令字乃入字之誤遂師職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野牲言共野職言入是其證也

四達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鄭注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疏曰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愚按上下文

亦無歷歷舉此四事者掇拾以充其數恐非塙詁且如
小宰之七事內宰之二事皆直言事此經何以不言四
事而曰四達乎愚謂達者自下而上達也葢六遂有遂
人二遂師四而每遂有遂大夫各一凡遂之吏有事上
達則先達於遂大夫一達也四遂師分治六遂則遂大
夫之上有二遂師由遂大夫達於此二遂師三達也二
遂人分治六遂則二遂師之上有一遂人由二遂師達
於此一遂人四達也故曰凡爲邑者以四達

同徒

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瀍作其同

徒鄭注曰同徒司馬所謂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愚按同徒二字不可解鄭注云司馬所謂之同更不可解疏以同其勞逸說之然同其勞逸豈可即目其人爲同而云所謂之同乎愚疑同徒乃調徒之誤鄭注本云調徒司馬所謂之徒故繼之曰以人數調之正釋經文調字也調與同形聲俱遠其所以致誤者由雙聲之故據廣韻同徒紅切調徒聊切同徒雙聲調徒雙聲則同與調亦雙聲詩車攻篇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同與調爲韻者以雙聲相協也調徒誤而爲同徒遂改鄭注所謂之徒爲所謂之同則文不

成義矣

脤膰之禮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曰脤膰社稷宗廟之肉疏云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惠按鄭注總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而賈疏必以左氏義分別爲二實非鄭義也脤膰之說三傳不同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此左氏說也賈此疏引異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蓋許君從左氏說說文示部曰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炙部䊩宗廟火熟肉說二字之義皆從左

傳至公穀之說不然定十四年公羊傳云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穀梁傳與公羊同但多祭肉也三字是公穀家說以爲脤膰乃祭肉之通稱但有生熟之分而無廟社之別竊謂公穀得之夫祳從辰聲猶膰從番聲番不兼義則辰亦不兼義且祳從辰非從蜃謂盛以蜃故從辰則凡從辰之字皆取義於蜃乎周官掌蜃云祭祀供蜃器之蜃鄭注曰飾祭器之屬是凡祭器皆飾以蜃非獨祭社稷爲然豈必社肉始盛以蜃乎大宗伯言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蓋脤膰同爲祭肉故言脤膰可也言脤亦可也鄭

於大行人無注蓋於大宗伯已總釋之矣使謂鄭此注以社稷宗廟分釋脤膰則於彼不當無說且於掌蜃注亦必言祭社稷之器不當渾言祭器也鄭於異義有駁無駁不可考而鄭義實與許異賈疏强鄭從許非也昭十六年左傳受脤歸脤上文言喪祭有職下文言其祭在廟則受脤歸脤疑亦言宗廟之肉但在左言左自當從社肉之說

躬圭

大宗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鄭注曰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愚按

如鄭說則兩圭無別矣何不皆謂之躳圭而必異其名乎今按信卽申也不必改讀爲身躳字當讀爲躳形之誤也玉篇勹部匑巨六切匑匔也匔巨弓切匑匔也匑卽匑之異文說文勹部匑曲脊也是其字也信之言申匑之言曲二圭或皆琢爲人形而一申一曲以此爲差名亦以是別之匑匔不雙聲或卽讀爲匑圭於義亦得

若王不與祭祀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注曰王有故代行其祭疏曰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

貳王治事宗伯主祭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愚按主祭者惟一人斷無二官俱攝之理疏說非也下文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經但言王不與祭祀然則非大祭祀也據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酒正云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鄭注云大祭謂王服大裘衮冕所祭者也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所祭者也小祭謂王服希冕元冕所祭者也是王之祭祀自有等差大祭不與則冢宰攝之貳王治事自是冢宰之職他官

不得攝也中祭小祭其禮較輕王或不與則宗伯攝之故云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下文云后不與特言大祭祀則此但言祭祀爲凡祭祀非大祭祀明矣

于四望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爲者錯亂耳愚按王說是也然此文不特有錯亂且有衍文有司將事四字皆衍文也有字將字事字皆涉上而衍司字則事字之聲誤而衍者也經文本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與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

獻于社則前說句法一律蓋軍中如祭表禡軍社之類
軍帥主之小宗伯可不與或軍行所至適值嶽瀆而祭
之則其禮較重非尋常帥祭可比故小宗伯必與祭也
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
連讀皆失其解

共介鬯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
之故曰介元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
以禮於鬼神與愚按先鄭訓介爲被不知何義後鄭說
則大誤禮器篇云天子無介今云介爲執致何經祔何

有此失邪介乃亣字之誤古其字也玉篇亣部其巨之切亣古文是其字也上文云大喪之大湄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此云凡王弔臨共其鬯葢大湄也齊也其禮重故異其名曰釁鬯曰秬鬯若弔臨則輕矣故止曰共其鬯也因其字從古文作亣傳寫誤爲介字先後鄭均不能訂正致失其解矣

凡祭墓爲尸

家人凡祭墓爲尸鄭注曰祭墓爲尸或祈禱焉愚按古不墓祭何有祈禱之禮周公禱三王爲壇禱之不於墓也且所禱於先王則所使爲尸者必王之同姓豈得以

冢人爲之乎此祭墓謂墓成而祭后土小宗伯云成葬
而祭墓爲位鄭注曰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
之是也乃鄭於此經以爲祈禱者蓋誤解上文甫竁遂
爲之尸謂是成葬祭墓則此經不合又言成葬祭墓故
有祈禱之說不知上文甫竁遂爲之尸初未言祭何尸
之有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與此爲尸不同說詳羣
經平議如先鄭說謂始竁已祭墓成又祭則又與小宗
伯不合也